



印順法師的人間佛教思想

樓宇烈*

建設人間佛教，是二十世紀以來中國佛教發展的一股主要思潮和實踐方向。至今，仍為兩岸四地，乃至世界華人佛教界的多數僧俗四眾弟子，以及佛教學者所認同。而今日之言人間佛教者，無不遠紹佛陀之本懷、大乘之慈悲，近承太虛大師與印順法師之契理契機的大力弘揚。太虛大師與印順法師對推動近百年來漢傳佛教建設人間佛教的理論、實踐的開展，以及所取得的成就，實在是功不可沒。時欣逢印順法師百歲嵩壽，群賢集聚，探討其人間佛教思想，必將溫故而知新，從理論和實踐上把人間佛教的建設推向一個新的階段。

I 印順法師積極宣揚人間佛教，是與太虛大師倡導人生佛教和人間佛教的思想密切相關的，法師嘗說：「宣揚『人間佛教』，當然是受了太虛大師的影響，但多少是有些不同的。」（《華雨集（四）》《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》）那麼，太虛大師的「人生佛教」和「人間佛教」，包含了那些內容，印順法師的「人間佛教」思想又在那些方面與太虛大師不同。

太虛大師最初明確提到「人生佛教」的命題，大概是在1928年4月的《對於中國佛教革命僧的訓詞》一文中。在這篇《訓詞》中，太虛大師在「中國佛教革命的宗旨」第三部分「要建設的方面」明確提出，要「連接以大乘十信位的菩薩行，而建設由人而菩薩而佛的人生佛教」的主張。同時，還提出了三點具體的設想：

一是「以大乘的人生佛教精神，整理原來的僧寺，而建設適應現時中國環境的佛教僧伽制」。

二是「宣傳大乘的人生佛教以吸收新的信佛民衆，及開化舊的信佛民衆，團結組織起來，而建設適應現時中國環境的佛教信衆制」。

三是「昌明大乘的人生佛教於中國的全民衆，使農工商學軍政教藝各群衆皆融洽

* 北京大學宗教研究所所長。

於佛教的十善風化，養成中華國族為十善文化的國俗；擴充至全人世成為十善文化的人世」。(《太虛大師全書》第九編第三十四冊)

太虛大師「人生佛教」命題的提出，引起了世人的關注。因此，時隔不久，是年夏天大師應「上海儉德儲蓄會」之邀，就「人生佛教」作了專題說明。在該講演的第五部分，大師就「人生佛學之大旨」作了詳細說明：

「論人生的佛學，所以冀培養現代之人生，發展現代之人生，至於超人、至於微妙、至於無窮。夫佛本所覺悟眾生者也，動植萬有無不有生，然其精義可取歸之人；而能譚佛說、能聽佛說者唯人，故雖專為人說亦無不可也。按佛說，窮全人生之生存，故既及吾人之生存，亦及吾人之物故；而言佛者不能及自己個人之物故，則於大生存之中取吾個人有始有終之一段生活為發端，即以是推論全人之生存。故現代人生，可以推全人生存；人之生存，可以推之萬物生存。佛教以現代人生為起點，此合於今世之潮流者一也。發展人生至於正遍覺，至於超超人，為大乘之本而契時機必經之途。佛非為消滅人生而為發展人生，蓋為積極非消極者也。小乘欲解脫個人，大乘欲超度眾生，故大乘為『群眾的』，此合於今世之潮流者二也。佛教教人修行，最先達到完全之人格，然後發展至於超人，至於超超人，至於微妙，至於無窮境：故人而上有菩薩焉，有諸多菩薩焉而後成佛。夫以步驟的發展，合於科學之有次序性也。修行一步即成果一步，步步成績，顯著可觀，此合於科學之有真確性也。是人生的佛學，亦為『科學的』，此合於今世之潮流者三也。」(《太虛大師全書》第二編第五冊，此引文據文末(附)崔參筆記之文)

這段文字中所提到的三點，大師將其概括為：「人生化」、「群眾化」、「科學化」，並認為這些正是「今世之潮流」，從而闡明了「人生佛教」既契理且契機的道理。印順法師非常注意大師這次講演對人生佛教大旨的闡釋，認為「大師應上海儉德儲蓄會請，講『人生的佛學』。以後人生佛教之甚多講述，內容不外乎此。」(《太虛大師年譜》)

其實，在此之前，太虛大師已有關於大乘佛法的核心是「發達人生」、「進趣人生究竟」，由「人乘法」而達「佛乘」的說法。如，大師在 1924 年《人生觀的科學》一文中即強調說：

「人乘法，原是佛教直接佛乘的主要基礎，……且發揮出來正是佛教的真面目。」



「《華嚴》、《法華》，其始原欲為世人顯示一一人生等事實三真相（遍覺的、律法的、調和的），俾由修行信心進趣人生究竟之佛乘。行此佛的人乘，俾現時科學的人世，基之以進達人生究竟，以稱佛教本懷，以顯示佛教之真正面目！」

又說：

「佛教的唯一大事，祇是從人的生活漸漸增進以發達人生至其究竟，即是由人乘直接佛乘的一條大乘路，而小乘等皆是歧路。」（《太虛大師全書》第十四編第四十六冊）

太虛大師還從各個不同方面對「人生佛教」作了深入詳細的闡發。如對治以往一些重「死」、重「鬼」的流弊，特詮釋「人生」之含義說：

「『人生』一詞，消極方面為針對向來佛法之流弊，人生亦可說『生人』。向來之佛法，可分為『死的佛教』與『鬼的佛教』。向來學佛法的，以為只要死的時候死得好，同時也要死了之後好，這並非佛法的真義，不過是流布上的一種演變罷了。」（《太虛大師全書》第二編第五冊《人生佛教開題》）

而對學佛而不懂得「人生佛教」者，大師尖銳地指出說：

「時至今日，則須依於全般佛陀真理而適應全世界人類時機，更抉擇以前各時域佛法中之精要，綜合而整理之，故有『人生佛教』之集說。學佛法的人，讀盡千經萬論，若不深解人生佛教，也等於『買櫝還珠』！」（同上）

大師指出，當今只有走「人生佛教」的道路，才可重建中國佛教，適應世界潮流。他說：

「開建依人乘趣大乘行果的，乃可重建中國佛學，並成為適應現在世界的佛學。因為在這個時代裏，如果是脫離現實人生，或否定他或與他毫無關係而來闡揚佛法，無論在中國在世界都是說不通而且不可能的；必須要講明佛法乃是發達人生的學理，乃可通行。」（《太虛大師全書》第一編第三冊《中國佛學》第五章「中國佛學之重建」）

對於，那種以為成佛只不過是完成一般人的性格的誤會，大師特別解釋說：

「以前我曾說過『仰止唯佛陀，完成在人格』的話，而一般人或又誤會成佛只不過是完成一般人的格罷了，因而把佛法低陷到庸俗的人類生活中。其實我說的，乃是說：『從現實人生中去不斷的改善進步，向上發達，以至於達到圓滿無上的人格』。蓋人格的圓滿，是要到佛纔圓滿。

所以，直接脫離或否定現實人生固不可以，而絕對地去和世界一般人混在一塊兒，失去發達人生向上的菩薩行，致陷佛學於世俗的人生範圍內，尤為未善。必須不僅有平常做人的標準德行（人乘），而能依此更趣向大乘的菩薩行，以完成宇宙人格最高峰的佛果。」（同上）

太虛大師也使用過「人間佛教」的概念，並提出了「建設人間佛教」的倡議。不過在大師那裏「人間佛教」與「人生佛教」的含義基本上是相同的。如他說：

「人間佛教，是表明並非教人離開人類去做神做鬼，或皆出家到寺院山林裡去做和尚的佛教，乃是以佛教的道理來改良社會，使人類進步，把世界改善的佛教。」（《太虛大師全書》第十四編第四十七冊《怎樣來建設人間佛教》）

太虛大師關於「人生佛教」和「人間佛教」思想的基本要點，即如上述。

II 印順法師一生以佛法研究佛法，著作宏富，睿智精思，惠澤後學，影響深遠。探究印順法師的全部作品，有一貫穿其間的主導思想，即極力剔除滲透到佛教中來的種種神鬼思想，高揚佛教的人文精神，確立佛陀為人的本來形象，揭示佛教的如理正法，提倡人間的菩薩正行。而這一主導思想，也正是印順法師倡導人間佛教的教理依據和主要內涵。所以，從某一角度講，印順法師的全部研究工作，最終都落實到了「佛教在人間」這一點上，「人間佛教」的核心也在於說明「佛教在人間」，「佛教是人間的」。因此，法師在 1956 年結集部分以往著作時，把原先題名「人間佛教」的一冊書，改名為「佛在人間」。印順法師對自己眾多著作的核心思想是發明「人間佛教」的意義，也曾有一簡要的說明。他說：

「我的著作太多，涉及的範圍太廣，所以讀者每不能知道我的核心思想。因此，三月中開始寫了《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》（三萬字），簡要的從『印度佛教嬗變歷程』，說明『對佛教思想的判攝準則』，而表示『人間佛教』的意義。」（《妙雲集》下編，《平凡的一生（增訂本）》）

由此可見，印順法師高舉「人間佛教」的旗幟，是與他對佛法的判釋直接相關的。



法師認為，佛陀所弘之正法原以「緣起」為本，既「無神我為世界之主宰，亦無神我為個人之靈體」。然而發展到大乘佛教後期則流變為「梵佛一體」，崇神重鬼，成了「神化、巫化了的佛教」。如他所說：

「(釋尊)所弘之正法，以『緣起』為本。即世間為相依相資之存在，無神我為世界之主宰，亦無神我為個人之靈體也。以世間為無我之緣起，故於現實人生之佛教，反侵略而歌頌無諍；闢四姓階級而道平等。於未來生天之佛教，崇善行以代祭祀萬能，尊自力以斥神力、咒力。於究竟解脫之佛教，以不苦不樂為中道行；不以瑜伽者之狂禪為是，而以戒為足，以慧為目。……佛於反吠陀之學流中，可謂月朗秋空，繁星失照矣！」(《佛教史地考論》《二、印度佛教流變概觀》)

這是第一期佛教的情況，然而發展到了大乘佛教晚期，印順法師認為情況發生了極大的變化。他說：

「千年以降，佛教漸自各地萎縮而局促於摩竭陀以東。以如來不可思議之三密為重點；立本於神祕、唯心、頓入之行解，為一切學派、內外思想之綜合，為一切秘密、迷信之綜合。唱一切有情成佛，不復如大乘初興之重於利他，而求即心即身之成佛。奄奄六百年，受異教者之壓迫而衰滅。此第五期之佛教，可曰『如來為本之梵佛一體』。」(同上)

按照印順法師的看法，初期大乘龍樹「性空幻有」之中觀學，最契合佛陀的本懷，乃大乘佛法之正宗。如說：

「佛元四世紀至七世紀，南以安達羅，北以大月氏(貴霜)王朝之護持，兩系合流於北方，大乘佛教乃盛。大乘於各派之思想，固以南方為重而能綜合者。就中龍樹菩薩，以南方學者而深入北方佛教之堂奧，闡一切法性空而三世幻有之大乘，尤為大乘不祧之宗。以融攝世俗，大乘經已不無神祕、苦行、表徵、他力思想之潛萌，龍樹菩薩乃間為之洗刷也。此第三期之佛教，說三乘共同一解脫，與根本佛教相契應。」(同上)

基於這一對佛法的判釋，印順法師提出了他對當今佛教發展的根本看法。這就是他反覆強調的：

「立本於根本（即初期）佛教之淳樸，宏闡中期佛教之行解（梵化之機應慎），攝取後期佛教之確當者，庶足以復興佛教而暢佛之本懷也歟！」（《華雨集（五）》《遊心法海六十年》）

發展「人間佛教」既合于時代的潮流，也是印順法師從經論中體會到的佛法的根本精神。所以他說：

「（我）寫作的動機，雖主要是：『願意理解教理，對佛法思想（界）起一點澄清作用』；從《妙雲集》出版以來，也受到佛教界的多少注意。然我從經論所得來的佛法，純正平實，從利他中完成自利的菩薩行，是糾正鬼化、神化的『人間佛教』。」（《妙雲集》下編，《平凡的一生（增訂本）》）

又說：

「從經論去研究，知道人間佛教，不但是適應時代的，而且還是契合於佛法真理的。」（《妙雲集》下編，《佛在人間》）

「真正的佛教，是人間的，惟有人間的佛教，才能表現出佛法的真義。」（同上）

如上所說，印順法師宣揚「人間佛教」是受了太虛大師影響的，他們在強調佛教的根本精神是為人的，「人生佛教」或「人間佛教」是「佛法的真義」這一點上，是相同的。所以，印順法師講：「我們應繼承『人生佛教』的真義，來發揚人間的佛教。」（同上）但印順法師對「人間佛教」的闡發，確實有與太虛大師不同的地方。

印順法師嘗自揭與太虛大師的不同說：

「宣揚『人間佛教』，當然是受了太虛大師的影響，但多少是有些不同的。一、（民國二十九年）虛大師在《我怎樣判攝一切佛法》中，說到『行之當機及三依三趣』，以為現在進入『依人乘行果，趣進修大乘行的末法時期』；應『依著人乘正行，先修成完善的人格，……由此向上增進，乃可進趣大乘行』。這是能適應現代根機，但末法時期，應該修依人乘而趣大乘行，沒有經說的依據，不易為一般信徒所接受。反而有的正在宣揚：稱名念佛，是末法時期的唯一法門呢！所以我要從佛教思想的演化中，探求人間佛教的依據。二、大師的思想，核心還是中國佛教傳統的。臺、賢、禪、淨（本是『初期大乘』的方便道）的思想，依印度佛教思想史來看，是屬於『後期大乘』的。這一思想在中國，我



在《談入世與佛學》中，列舉三義：一、『理論的特色是至圓』；二、『方法的特色是至簡』；三、『修證的特色是至頓』。在信心深切的修學者，沒有不是急求成就的。『一生取辦』，『三生圓證』，『直指人心見性成佛』，『立地成佛』，或『臨終往生淨土』，就大大的傳揚起來。真正的大乘精神，如彌勒的『不修（深）禪定，不斷（盡）煩惱』，從廣修利他的菩薩行中去成佛的法門，在『至圓』、『至簡』、『至頓』的傳統思想下，是不可能發揚的。大師說：中國佛教『說大乘教，修小乘行』，思想與實行，真是這樣的不相關嗎？不是的，中國佛教自以為最上乘，他修的也正是最上乘行呢！遲一些的『秘密大乘佛法』，老實的以菩薩行為迂緩，而開展即身成佛的『易行乘』，可說是這一思想傾向的最後一著。我從印度佛教思想史中，發見這一大乘思想的逆流——佛德本具（本來是佛等）論，所以斷然的贊同『佛法』與『大乘佛法』的初期行解。三、佛法本是人間的，容許印度群神的存在，只是為了減少弘傳的阻力，而印度群神，表示了尊敬與護法的真誠。如作曼荼羅，天神都是門外的守衛者，少數進入門內，成為外圍分子。『大乘佛法』，由於理想的佛陀多少神化了，天（鬼神）菩薩也出現了，發展到印度的群神，與神教的行為、儀式，都與佛法融合。這是人間佛教的大障礙，所以民國三十年，寫了《佛在人間》，明確的說：『佛陀怎樣被升到天上，我們還得照樣歡迎到人間。人間佛教的信仰者，不是人間，就是天上，此外沒有你模稜兩可的餘地』！」（《華雨集（四）》《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》）

在這段話中，印順法師指出的三點，都與如何理解佛法教義和精神有關。

第一點是認為，太虛大師提出的末法時期「依人乘正行」「進趣大乘行」沒有經說的依據。所以，在有些文章中，印順法師即明確指出：「在無邊佛法中，人間佛教是根本而最精要的，究竟徹底而又最適應現代機宜的。切勿誤解為人乘法！」（《妙雲集》下編，《佛在人間》）

第二點是認為，太虛大師沒有擺脫中國傳統佛教思想的影響，不符合「真正的大乘精神」，因而在理論上有未契理處，而在實踐上也將流於有神的弊病。印順法師嘗說：「虛大師長於圓融，而能放下方便，突顯適應現代的『人生佛教』，可說是希有希有！但對讀者，大師心目中的『人生佛教』，總不免為圓融所累！」（《華雨集（四）》《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》）這裡所謂的圓融之累，主要是指中國傳統佛教受印度晚期大乘佛教「真常唯心論」的影響，使佛教神、鬼化，而太虛大師未能予以揀別。印順法師認為，

印度大乘佛法「晚期鎔鑄為真心說，始漸異從來之學。傳入我國，真常唯心之說獨張。隋唐間異采紛呈，成八宗之瑰奇。」（《華雨香雲》《李世傑中國佛教哲學概論序》）又說：「若即理論之圓融方便而見之於事行，則印度『真常論』者之末流，融神秘、欲樂而成邪正雜濫之梵佛一體。在中國者，末流為三教同源論，冥鑑祀祖，扶鸞降神等，無不滲雜於其間。『真常唯心論』，即佛教之梵化，設以此為究竟，正不知以何為釋尊之特見也！」（《印度之佛教自序》）

第三點是針對太虛大師主張人乘行果中也「隱攝天乘二乘」的說法而發的。太虛大師說：「今倡人生佛教，旨在從現實人生為基礎，改善之，淨化之，以實踐人乘行果，而圓解佛法真理，引發大菩提心，學修菩薩勝行，而隱攝天乘二乘在菩薩中，直達法界圓明之極果。即人即菩薩而進至於成佛，是人生佛教之不共行果也。」（《太虛大師全書》第二編第五冊《人生佛教之目的》）印順法師認為，太虛大師的這些說法有神化佛教的傾向。所以他表明說，他的「人間佛教」理論，在「顯正」方面與太虛大師「大致相近」，而在「對治」方面，則「覺得更有極重要的理由」要補充和發揮。具體說來，他認為，「佛教是宗教，有五趣說，如不能重視人間，那末如重視鬼、畜一邊，會變為著重於鬼與死亡的，近於鬼教。如著重羨慕那天神（仙、鬼）一邊，即使修行學佛，也會成為著重於神與永生（長壽、長生）的，近於神教。神、鬼的可分而不可分，即會變成又神又鬼的，神化、巫化了的佛教。……所以特提『人間』二字來對治他：這不但對治了偏於死亡與鬼，同時也對治了偏於神與永生。」（《妙雲集》下編，《佛在人間》）

由此可見，在印順法師的「人間佛教」思想中，強調的是在有情眾生中唯有「人道」才能成佛，如果認為「鬼道」、「天道」也有可能成佛，就有可能把佛教引向「鬼化」或「神化」。印順法師關於唯有人間才能成佛的理由，大致可歸納為兩點：一是認為釋尊是人，不是天神，不是鬼怪，釋尊是在人間修行成佛的，而不是在天上；二是強調根本佛法和初期大乘佛法都是立足人間，適應人類，著重人行的。佛法雖普為一切有情，佛所說的法都是為人說的，而真能發菩提心，修菩薩行而成佛果的，也唯有人類。

關於第一點，印順法師有很多的論述。如說：

「佛不是天神、天使，是在人間修行成佛的；也只有生在人間，才能受持佛法，體悟真理[法]而得正覺的自在解脫，所以說：『人身難得』。『佛出人間』，佛的



教化，是現實人間，自覺覺他的大道，所以佛法是『人間佛教』，而不應該鬼化、神化的。」（《華雨集（四）》《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》）

「釋迦牟尼佛，不是天神，不是鬼怪，也從不假冒神子或神的使者。他老實的說：『諸佛世尊，皆出人間，非由天而得也』（《增一阿含經》）。這不但是釋迦佛，一切都是人間成佛，而不會在天上的。又說：『我亦是人數』。佛是由人而成佛的，不過佛的斷惑究竟，悲智功德一切到達無上圓滿的境地而已。佛在人間時，一樣的穿衣、吃飯、來去出入。他是世間的真實導師，人間的佛弟子，即是『隨佛出家』、『常隨佛學』。《法句經》說：『具眼兩足尊』，眼即知見，知見的具足圓滿者，即是佛，佛在兩足的人類中，處最可尊敬的地位。佛出人間，人間才有正法。」（《妙雲集》下編，《佛在人間》）

關於第二點，是印順法師相當獨特的見解。對於佛法都是為人說的問題，他強調說：

「本師釋迦佛的說法，是為人而說的。……如佛教根本教義中的十二緣起的識、名色、六處三支：由初識——投胎識而有名色（肉團凝成），由名色而起六處（眼耳鼻等成就），這唯有此欲界人間才有這完整的生長過程。他界如天與地獄等，都是化身的，頃刻即圓滿六處，那裡有此階段？……所以，可以肯定的指出：法，本是為人類而說的，一切是適應人類的情形而安立的。佛既沒有依地獄、天堂的情況而立法；如有地獄法與天堂法，那也只適合於地獄與天國，也不是我們——人類所能信行的。」（同上）

對於只有人才發心修行成佛果的問題，他分析說：

「雖說眾生都是佛法所濟度的對象，而唯有人類，有智慧，有悲心，有毅力，最能承受佛法的熏陶。佛出人間，就是人類能受佛法教化的證明。一切眾生各有他的特性。人有人的特性，必須了解人在眾生中的特勝，以人的特性去學佛，切勿把自己看作完全與（一切）眾生相同。」（《妙雲集》下編，《佛在人間》）

Ⅲ 印順法師的這些看法在他的早期著作《印度之佛教》中已有明確表達，當時還引起了與太虛大師之間的反覆討論。太虛大師是不完全贊同印順法師意見的，他在《再議印度之佛教》一文中針對印順法師的論點分析說：

「佛法究應以『十方器界一切眾生業果相續的世間』為第一基層，而世間中的人間則為特勝之第二階層，方需有業績解脫之三乘及普度有情之大乘。原著以《阿含》『諸佛皆出人間，終不在天上成佛也』片言，有將佛法割離餘有情界，孤取人間為本之趨向，則落人本之狹隘。」（《太虛大師全書》第十六編第四十九冊《再議印度之佛教》）

又說：

「裴休，禪宗、華嚴人也，其序《圓覺經》曰：『諸天正樂，修羅方瞋，禽獸懷獠狢之悲，鬼獄沉幽囚之苦，端心慮、趨菩提者、惟人道為能』。則分析有情界中以人生為菩薩之階，且亦為三乘解脫之所共階，卓然不惑。非一言眾生皆具佛性，即不重人間之端慮趨行也。令眾生都脫苦安樂而發菩提願，忘己為他，不求自利，大悲為根，大乘所共，安見無著系之缺此。《起信》不限時劫，《華嚴》短劫亦入長劫，禪頓悟不廢漸修，天台六即尤解圓行漸，豈必違任重致遠精神。唯識與台、賢、禪俱注重盡其在我之自力，但令淨、密返於輔護修行之原質，則都無可訾議。其實宗喀巴派以菩提道次為主，早降密宗於輔護行矣。五乘共法以淨化人間，進善來生。三乘共法以出離世繫，解脫苦本。大乘特法以《圓覺經》懸示最高目標，唯識統貫始終因果，性空提持扼要觀行，由此以發達完成一切有情界至上之德能，則均組入佛法新體系中，不應偏棄。」

（同上）

誠如印順法師所言，太虛大師是以中國傳統佛教的融通精神來會通佛教各宗義理的。從學術的角度講，確實不免混濫之嫌，然從宗教信仰角度講，可能它更易為一般信眾所接受，而不一定如印順法師所斷言的「沒有經說的依據，不易為一般信徒所接受」。

不過印順法師的意見，有許多新意，值得重視。如他對「即人事以成佛道」的細緻分析就很有啟發。如說：

「惟有依據緣起性空，建立『二諦無礙的』中觀，才能符合佛法的正宗。緣起不礙性空，性空不礙緣起；非但不相礙，而且是相依相成。世出世法的融攝統一，即人事以成佛道，非本此正觀不可。既不偏此，又不偏彼，法性與法相並重，互相依成，互相推進，而達於現空無礙的中道。」（《妙雲集》下編，《佛在人



間》)

「惟有大乘法——以出世心來作入世事，同時就從入世法中，攝化眾生向出世，做到出世與入世的無礙。菩薩行的深入人間各階層，表顯了菩薩的偉大，出世又入世，崇高又平常。也就因此，什麼人都可漸次修學，上求佛道。」(同上)

「大乘是適合人類的特法，只要有人住的地方，不問都會，市鎮，鄉村，修菩薩行的，就應該到處去作種種利人事業，傳播大乘法音。在不離世事，不離眾生的情況下，淨化自己，覺悟自己。」(同上)

「從人間正行去修集菩薩行的大乘道；所以菩薩法不礙人生正行，而人生正行即是菩薩法門。以凡夫身來學菩薩行，向於佛道的，不會標榜神奇，也不會矜誇玄妙，而從平實穩健處著手做起。一切佛菩薩，都由此道修學而成，修學這樣的人本大乘法，如久修利根，不離此人間正行，自會超證直入。如一般初學的，循此修學，保證能不失人身，不礙大乘，這是唯一有利而沒有險曲的大道！」(同上)

如他強調要建立正確的佛陀觀，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。他說：

「『諸佛世尊，皆出人間，不在天上成佛也』。《阿含經》如此說，初期大乘經也如此說。正確的佛陀觀，是不能離卻這原則的。」(同上)

「佛陀是人間的，我們要遠離擬想，理解佛在人間的確實性，確立起人間正見的佛陀觀。佛是即人而成佛的，所以要遠離俗見，要探索佛陀的佛格，而作面見佛陀的體驗，也就是把握出世（不是天上）正見的佛陀觀。這兩者的融然無礙，是佛陀觀的真相。」(同上)

而他辨析「人間佛教」與「神教者的人間行」、「佛法中的人乘行」之間的不同，更是十分深刻，即使在今天也還值得我們注意。如他說：

「有人問：神教與佛教有什麼不同？我說：神教說人間不如天上，佛教說人間更好。既得人身，不要錯過他，應該尊重人身，發揮人的特性而努力向上，這是佛教的一大特色。」(同上)

又說：

「佛法是怎樣的重在人間！對於天法，佛又是怎樣的淨化他。佛法特色的聲聞行與菩薩行，雖一攝人行的根機，一攝天行的根機；而佛化了的人行、天行，都不是一般神教那樣。施、戒、禪、慧，都不離於人類的道德，淨化身心的體驗。從佛出人間的意境中，一重人間，一重佛道。這我們稱爲人間佛教的，不是神教者的人間行，也不是佛法中的人乘行，是以人間正行而直達菩薩道，行菩薩而不礙人間正行的佛教。從來所說的即世間而出世，出世而不礙世間，今即稱爲即人而成佛，成佛而不礙爲人。成佛，即人的人性的淨化與進展，即人格的最高完成。必須確定人間佛教決非同於世間的慈善事業，是從究竟的佛乘中，來看我們人類，應怎樣的從人而向於佛道。」(同上)

「十善，本是人乘的正法。……有的人因誤解而生疑難：行十善，與人天乘有什麼差別？這二者，是大大不同的。這裡所說的人間佛教，是菩薩道，具足正信正見，以慈悲利他爲先。學發菩提心的，勝解一切法——身心、自他、依正，都是輾轉的緣起法；了知自他相依，而性相畢竟空。依據即空而有的緣起慧，引起平等普利一切的利他悲願，廣行十善，積集資糧。這與人乘法，著重於偏狹的家庭，爲自己的人天福報而修持，是根本不同的。」(同上)

關於人間佛教與佛教世俗化的問題，或者說發展「人間佛教」會不會混同出世法與世俗法，是人們經常發生疑惑的問題，印順法師這裡的分梳極有啓發。

印順法師的「人間佛教」思想，豐富和發展了由太虛大師倡導的「人生佛教」和「人間佛教」。他在理論說明和揭示佛法根本精神方面，無疑要比太虛大師全面深入得多；而在實踐方面又提出了與太虛大師「人乘法」不同的「以人間正行而直達菩薩道」的道路和方法。這些至今對推進人間佛教的建設仍具有積極的指導意義。

[回研討會目錄](#)